

## 童年夏夜

□ 孙建远

这几天连续高温,连我这个一向自诩“心定自然凉”的人,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打开空调。有时也会想想,那些年没有空调甚至没有电扇的夏夜也不照样过来了吗?可是,那是怎样的夏夜?

日头一落山,各家各户便忙起来了。我们兄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从井里打水往墙上泼、往地上浇,墙上滚烫,第一次浇上去的水一会儿就干了,得重复浇;地上见了水汽,也就显出些凉意。这个时候,隔壁的、对门的邻居一个个都出来泼水了,一路上走过去都是水汪,对于乘凉这件事来说,泼水浇地是戏刚刚拉开了序幕。

泼水过后,各家都是搬凳的搬凳、搭铺的搭铺,纷纷开始占领乘凉的一席之地了。我家只有四口人,动用的器具也不少,除了椅子,还要搬出些竹榻、藤椅等。我喜欢用家里一块约两米长一尺宽的柳木板,门外有一个三十度的斜坡,板一头着地,一头搁个小凳,就是一张狭长的“床”了,躺上面,真是很惬意。

当年的夏天,晚饭是在户外吃的。搬张方桌子到门口,几只小凳一围就吃开了。这是张老式杂木的方桌子,约两尺见方,大概比膝盖高一点,放个三五碗菜,就显得满桌是菜。夏天的菜大多是很清爽又经济的,如毛豆米炒茄丝、番茄冬瓜汤等。父亲劳累了一天,母亲总会为他备下一盅酒,弄个皮蛋或者咸鸭蛋什么的。父亲时常会分些给嘴馋的我们。

对于孩子们来说,纳凉时是游戏的大好时机。“官兵捉强盗”是我们一拨十岁左右的小男孩最喜欢的游戏,指定一下身份,先让“强盗”跑,然后当官兵的就到处窜来窜去地找“强盗”。抓到了的,高声尖叫,抓不到的,汗水涔涔地一直东找西寻,最后弄得一身臭汗,回去被母亲们一顿臭骂,再洗一个澡歇歇。

天太热的时候,或者游戏玩腻了,也有安安静静坐下来,这时往往是大人给孩子们讲故事,唱儿歌。

偶尔会遇上电影放映队下乡放电影,每次得到消息,我们全家都会早早地吃好晚饭,自带凳子、蒲扇、手电筒等“不远万里”地前往各个大队的晒谷场占领最佳位置,这种露天电影当时很受欢迎,每逢此时,晒谷场上总会满满当地坐着一片黑压压的人,各家大人寻找自家孩子的呼唤声此起彼伏,晚到没有位置的人甚至会爬上邻近的树梢上去看,正所谓“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夏天避暑关键是一个“风”字。有风的夏夜蛮惬意的,睡到下半夜,大人往往还要把小孩再抱进屋去。但假如白天刮西南风,那么这个晚上就完了,“西风着夜尽”,到了傍晚树上的叶子竟是纹丝不动,只有知了一声声地聒噪。人们只好高高祭出一件传统法宝——扇子来。多是以蒲扇为主,用折扇的很少,那是肚皮里有点墨水的人用的。蒲扇经济实惠,我家几乎人手一把。小孩用扇不知道爱惜,为了耐用,母亲就用布给扇子的边沿衍一圈。蒲扇吃风面大,摇起来风大,很解热。不过天实在热的话,那扇子简直是不能停,一直摇到困得撑不住睡着。

实际上,那时候人们度过苦夏的真正的法宝是一字真经——忍。那时,人们搭张竹榻睡在室外,一直要到下半夜才能入睡,第二天一早还要去生产队上班挣工分,那时的夏天真是苦不堪言,回头想想真的要惊叹人的忍耐力惊人。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回想那些曾经的夏夜,带给我们的不全是烦闷和痛苦;人和天、人和人的近距离接触较之现在各家各户自自在空调房间里,自有其别一面的广泛的益处。

## 最好的爱情

□ 赵自力

父母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父亲勤劳,母亲持家,一直风平浪静,他们把小家庭经营得温馨无比。

我从小就感觉自家跟别的家庭不太一样。那时都生活在农村,家庭条件也都差不多。大家认为,能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事,都忙着糊口过日子,谁家也不强很多。即使这样,我仍然看出了一些端倪。父亲嘴拙,每次与母亲争论都占不到便宜,总是以他的“就算你说的对,总可以了吧”草草结束。母亲心宽,脸红之后马上就忘记了,照样生火做饭伺候着父亲。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力,母亲心疼父亲。不像村里那几户人家,吵架成了家常便饭,大人吵得脸红脖子粗,孩子们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这些事尽管过去很多年,但我一直记得。我很庆幸自己有这样的父母,没有让我的童年过得提心吊胆。

什么时令种什么作物,父亲都熟捻在心。母亲不摸这些心,扛着锄头戴草帽跟在父亲后面。父母常常一起去田地里劳作,母亲身体不太好,父亲总担心母亲受累,经常让母亲歇着。当父亲累了休息时,母亲就递上早已准备的凉茶和湿毛巾。

父亲膝关节不太好,每逢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母亲常常替父亲按揉关节,摘艾叶为父亲熏蒸。香气氤氲中,父亲为我们讲些笑话,母亲笑着不语。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幸福的画面。

母亲爱美,据村里人说母亲年轻时就很美。父亲虽然读书不多,却知道宠母亲,每年经济再困难也要到镇上扯几尺好布料,请裁缝为母亲做一身新衣裳。母亲自然高兴,有客人来或者走亲戚时总会穿戴一新。有时父亲在外劳作,母亲就在家做家务。饭熟时母亲常常到村头喊父亲回家,一身灰土的父亲,手里常常还捧着一把野果子,或者是拿着一把好看的野花。母亲一边张罗着收拾碗筷,一边把野花别在头上,笑盈盈的样子特别美。

长大后我也结婚成家了,我时常想起父母,他们在老家侍弄些庄稼,种些瓜果,相濡以沫,相互照顾,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爱情。

我对贾樟柯的电影很是着迷。

贾樟柯的电影大多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山西汾阳老城为背景,在那里演绎着人生悲欢离合的命运故事。在他的电影里,色彩是灰蒙蒙的,电线杆上停落着叽喳喳张望的鸟雀,灰尘扑满的马路上游荡着青春里迷茫动荡的少年。这样的情景,让我一次次梦回到了当年的老县城。

但当年那些老县城的影子,已经浮现在记忆里的天幕里了,成为怀旧的一部分。我一次次穿过光阴的深水,去探望那些人口一般不到10万的县城。我是去探亲的,在那些县城里,有我血缘相亲的人,也有我初心萌动的过往。

我对县城的怀念,其实是对小城市生活的眷念。而今,那样精致的小城,依然是我精神上的栖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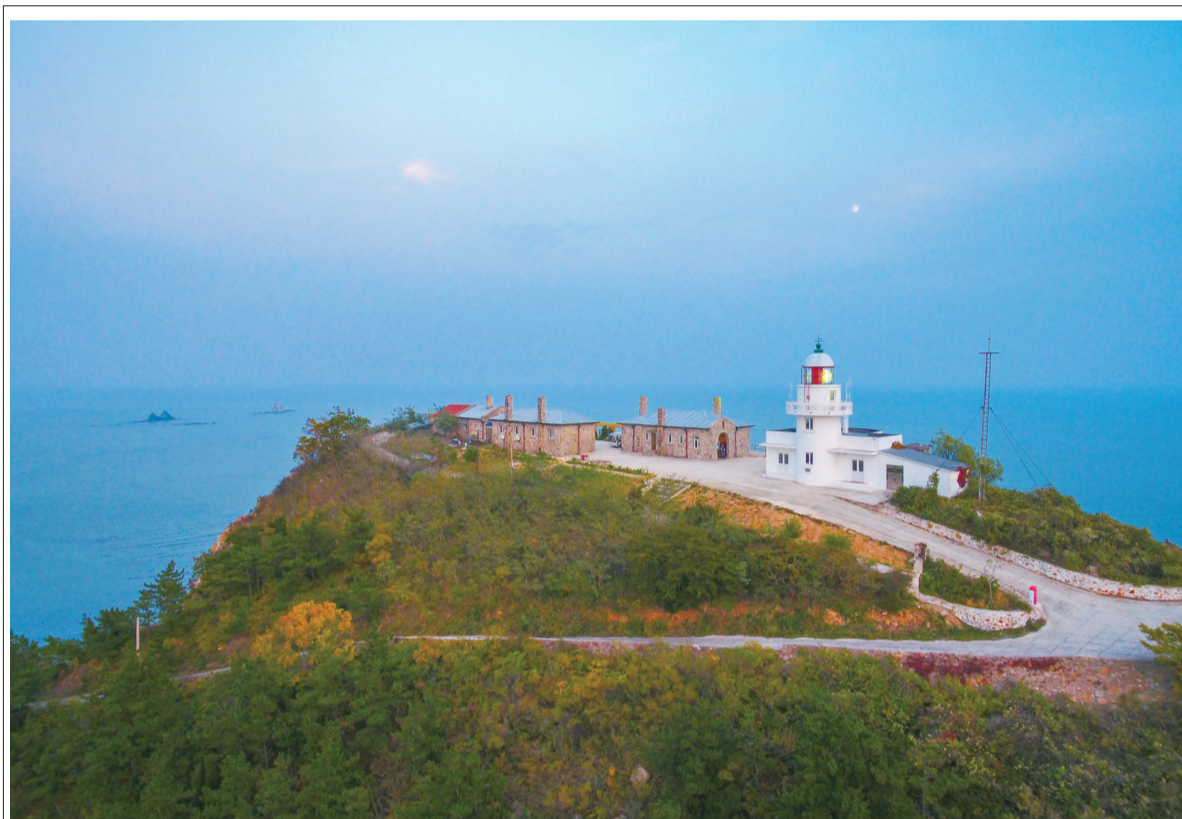
我现在生活的城市,已达百万人口,但我居住的这个板块,恰好10万人口的小城,它与一条大江相隔,河水隔绝了喧嚣声,屏蔽着一些诱惑的浮云。

在小城,我在街头闲逛不到半小时,先后便有几个人前来同我寒暄,拉我去他们家吃饭喝茶。这个小城,一出门,就会遇到

一些熟人。在这个小城里,我的要求不高,除开亲人,身边有五六个老朋友就足够了。

一个城市里的数百万人口,99%以上,是和你没有根本交集的。当然也有人,你和身边6个人的牵扯相连可以到达任何一个人: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彼此都是有关系的。这个我相信。我8年前结识的煤炭老板王胖子,起初我们的结交相互提防,他睥睨着我,以为我尽盯着他的钱袋,我偷窥着他,以为他不过就是想把他那家谱写好点,让他成为一个光宗耀祖的人。后来有次喝酒,我俩聊着聊着,原来,他表姨的姑父的侄儿,是我堂弟老丈人的姐夫的外孙。我们的关系,很快变得亲密起来。

《清明上河图》里的宋代都城开封,是我喜欢的一座古城。那时马路上没有车轮滚滚,街上柳树成荫,城内人欢马叫,酒楼里吟诗唱和,河边薄雾萦绕,桨声灯影。我常常梦回千年,一脚就踏入了开封城。但我觉得开封城还是大了一些,据考证已达百万人口。纵横五六条大街,绿树葱茏,有熟悉的气味缭绕,安卧我心里的,还是家乡的小城。



灯塔

刘玉宝 摄

## 登大王家岛

□ 刘玉宝

为了拍摄大王家岛灯塔,一大早从大连市赶到庄河,可想不到迎接我们的竟是一场瓢泼大雨,两个半小时的行程并未能让我们如愿。先是大雾警报,上午渡船停开;跟着是大风预警,下午的船也停了……无奈只能找地方住下。百无聊赖,拍着玻璃上的水滴解闷。又是意想不到,只不过这一次是惊喜。华为手机的微距让每一个水滴都像海市蜃楼,房舍隐然呈现,整个城市似乎都被浓缩到了水滴中。

虽然头一天快凌晨一点才睡,早上又起得很早,但看一会书还是睡不着。快五点的时候,拉开窗帘,发现阳光乍现,赶紧邀约同伴,去看海。海边就在不远处的客运站附近。那里有两块退潮时就会露出海面的石头,驾驶员小鞠告诉我,那石头有个名字叫“将军戴帽”。他让我们仔细看,还问我像不像一个古代的将军?也不知道是陌生限制了我的想象,还是角度问题,看了半天愣是没看出名堂。不过,石头倒是应景,周边有渔船、海鸟还有海潮,这就够美了不是?

这当儿,有不少旅客也三三两两来到这儿,有的提着篮子赶海,有的只是带着孩子看海。孩子当然喜欢大海,一个个跑到沙滩上活蹦乱跳。一个孩子从沙滩上捡起一个贝壳,举得高高地向大人炫耀胜利果实。当然,那些海鸟就贼精,眼睛也不顾赶海的人,紧紧盯着水面,一旦发现目标,立马捕获。许多时候,他们是飞起后,再将嘴扎进海水,迅速抓住猎物。这些海鸟个头比较大,当地人称之为“海贼鸟”。

右手不远处有一对母女,孩子头上戴

了顶红色帽子,跟湛蓝的天空形成绝配。加上白色的海鸟在天空飞来飞去,这样的拍摄机会就非常难得。太阳穿透云层,洒下光辉,一幅鲜活而又美妙的赶海图呈现在镜头里。幸好有这样的机遇,才让我们在庄河的雨后享受到“既来之,则安之”的旷达。

吃过早饭,又赶到客运站。这一次老天没为难我们,到上午8点40分,船顺利起航。

海面上,微波细澜,有小岛不时跳入眼帘。加上那些养殖贝类的鱼排,画图越发优美,两个小时,我们终于成功登上了大王家岛。不过接我们的师傅并不姓王,跟这个以姓氏命名的岛屿显得有点意外。这种看法,在留宿岛上后,很快改变。原来,他不仅是当地人,而且跟岛上居民关系都非常和谐。

大王家岛号称“海王九岛”,九座岛屿在当地人眼里那可都是美景。这一点不假,在我们往灯塔去的路上就领略了它的美。看那黑、白石相距只有几十米,一个天生丽质,可不就是“有位佳人,在水一方”么?另一个高耸的石头偏像个黑铁塔似的,木然而立,让人联想起沉默是金。还有“卧佛”,仰面朝天躺在海上,还真有“佛光”照射。当天晚上就验证所见非虚,夕阳照在卧佛面部,还有身上,金光闪闪。我冲守塔的王宝权夫妻调侃道,有烦心事跟卧佛许个愿,是不是就心想事成呢?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许愿,当我来到大王家岛灯塔,就不得不对自己开始的印象进行纠偏。在我行摄过的灯塔中,可以

说没有一个有这里干净,几乎是纤尘不染!我把这里唤作神仙府邸,朱宝权夫妻就是那传说中的神仙眷侣,共同护卫着眼前这座据说世界上目前仅有的两座水晶磨镜灯塔中的一座——大王家岛灯塔。

来到岛上,阳光也跟着来了。佛说有光!有光的地方才是摄影人的天堂。我绕着灯塔转了一圈,洁白的灯塔映衬在蓝天上,显得特别圣洁。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也难怪朱宝权夫妻脱去了渔民的肤色,让这个荒山野岭多了许多浪漫情怀。这不,就在侧面的房舍门旁的两排攀登的梯子上,可乐瓶、矿泉水瓶、雪碧瓶,经过切割、悬挂,那就是艺术的世界,芳草萋萋,花儿娇俏,野趣横陈。这些意想不到的美,让人对这个孤寂的灯塔顿时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怎么说呢?即便是漆黑一片,也有星光潜行,也可以活出诗意。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共同的乐趣,这对守塔夫妻才会让人羡慕吧!

为了拍摄这里的夕阳余晖,我决定住下。南海度假村就在山下,面朝大海。由鹅卵石铺就的海滩更加让人流连。清晨,整个海滩都笼罩在金色的霞光中,一两艘泊在港湾的渔舟,也披上了金色的战袍,似乎随时都准备出征。当你踩着鹅卵石,沿着海边漫步,海浪冷不防就猛撩你,把海水藏进你的鞋子。

哗,哗……海浪追逐在海滩,石头却笑成浪花。周围的人呢,也在晨光中将笑语传送,传成幸福的诗行。无论怎样,大王家岛的美都是原始的,不只是那些经年被海浪揉弄出的天籁,还有灯塔旋转带来的刺破夜空的光芒。

## 小城叶脉

□ 李晓

蹄儿香味,让我喉结滚动,我就和一直声称要减肥的朱先生,在阳台上把一只猪蹄子,一分为二下了肚。再慢悠悠地回家,一个响亮的嗝,才在家门口响起。而在大城市,有一次老姚从外地带回好吃的食物,约老刘去品尝,结果路上遇上塞车,竟花费了老刘4个小时。要是从我的小城出发,4小时的车程,早出省了。

在大城市,一个人,像一个不自信的标点符号,感觉自己特渺小。有一次我乘电梯抵达300多米高的电视塔顶端,在旋转的房间里,我看见都市里满城灯火,璀璨而迷离,竟呆若木鸡。等我下了楼,迅速抱往一棵树,像找到失散已久的亲人。

我在大城市里睡觉,总睡不踏实。我担心,那么多的人在夜间群体呼吸着,是不是有些缺氧啊。而在小城,我放心睡去,小城后山上,那些蓬勃大树,正源源不断送来清新空气。寂静之夜,每个人,都像婴儿一般睡去。

树影婆娑中的小城,我有时感觉自己是一只甲壳虫,缓缓穿行在它的绿荫里,蠕动在它的叶脉中。

## 母亲的酱

□ 鲍海英

最热的夏天到了。暑天的热与冬天的冷不一样,冷可以多穿两件衣服御寒,而暑天的热,如果没有空调,那才叫让人难熬。因此,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讨厌过夏天。可夏天也有它的好处,比如,每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母亲就会做各式各样的酱,那是我最爱吃的的美味。

母亲做的酱,花色品种很多,有蚕豆酱、黄豆酱、豌豆酱,还有甜酱、青果酱等。其中,蚕豆酱最好吃,做起来也最费工夫。

母亲做蚕豆酱时,先将蚕豆放入温水中浸泡,等到蚕豆吸饱水分之后,再一一剥去外壳。干这种活最耗时,母亲通常也会让我们一起参与,一人一份。刚开始剥还比较顺利,时间一长指甲泡软了,一使劲便向外翻,触电一般,酸麻麻麻很难受。没办法,我们只好用牙啃。

等我们把蚕豆剥了皮,母亲就会把蚕豆米收到一起,用清水反复淘洗,沥干后,放到蒸笼上蒸。母亲说,此时一定要把握好火候,不能蒸得太熟,太熟了,一捏就烂;也不能蒸得太生,太生了下酱后会捏不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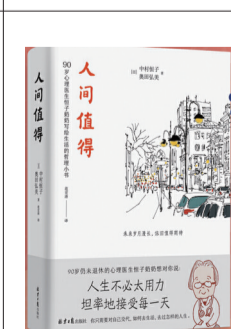
等蒸熟的蚕豆米凉下来,这个时候,母亲就会用麦面拌匀,放在筐箩、筛子里面,摊匀,接着盖上高粱叶、艾草,或是麻叶,再挪进房屋的阴暗角落。这个时候,母亲告诫说,不仅筐箩筛子不能移动,连窗户和门也不能打开,更不许我们掀开叶子偷窥。因为母亲的告诫,对年幼的我们来说,做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就这样,等过了一周时间,母亲再去揭去盖在蚕豆米上的叶子,奇迹出现了,呈现在眼前的绿茸茸的霉层,恰似生长在青石板上的青苔,好看极了。

上了霉的蚕豆,或者是黄豆、豌豆,通称酱豆子。母亲做黄豆酱、豌豆酱的做法,大致和蚕豆酱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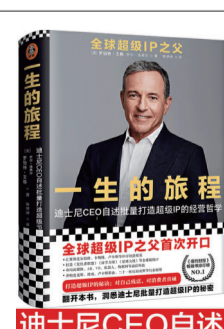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工序是,母亲把发了霉的酱豆子拿到室外晒,晒透之后,正是一年最热的大暑天,早晨,将烧开的水加盐放缸里凉透,把酱豆子放进去和匀,盖上玻璃,再放到太阳下暴晒成暗红色,油光光的。这个时候,母亲总是带着自豪的神情,用手一掀开盖子,一股带着鲜气的酱味就会扑面而来。母亲做的酱,既可以当菜吃,也可以用来做调料,花样翻尽,滋味无穷。

在我农村老家,每年大暑天,几乎家家都会做酱。小时候,我常常捧着饭碗,去左邻右舍串门,也会尝尝各家酱的味道,然后啧啧称赞一番,那味道,至今还唇齿留香,让人回味无穷。



《人间值得》(日)  
中村恒子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定价:49.90元

宝藏奶奶的人生36条感悟,正面解读工作、家庭、人际关系、孤独、死亡等人生课题,给人直面生活的勇气。



《一生的旅程:迪士尼CEO自述》(美)艾格 著  
文汇出版社  
定价:88.00元

如果你想取得更高的成就,一定要请你比你优秀的人来帮助你!



《次第花开》  
希阿荣博堪布 著  
海南出版社  
定价:39.80元

希阿荣博堪布的现代心灵开示,解开藏人精神愉悦的秘密。



《与原生家庭和解》  
李小纪 著  
文汇出版社  
定价:38.00元

全面解析非暴力沟通背后的问题,摆脱非常家庭环境的影响,拆解童年创伤,与真实自我和解。

本栏目书籍由市新华书店提供